

新譯文叢刊

論約翰·克萊斯夫



明出版社刊



新 譯 文 叢 刊

論約翰·克利斯朵夫

法國：阿拉貢著 陳占元譯

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

• 1 9 5 3 •

新譯文叢刊

論約翰·克利斯朵夫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定價人民幣三千六百元

著者 法國·阿拉貢
譯者 陳 占 元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四月初版 0001—2000 冊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再版 2001—3500 冊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重排第一版 1—5,500 冊
永立印刷所印刷 振興裝訂所裝訂
〔文學·藝術〕 〔定價頁一二〇〕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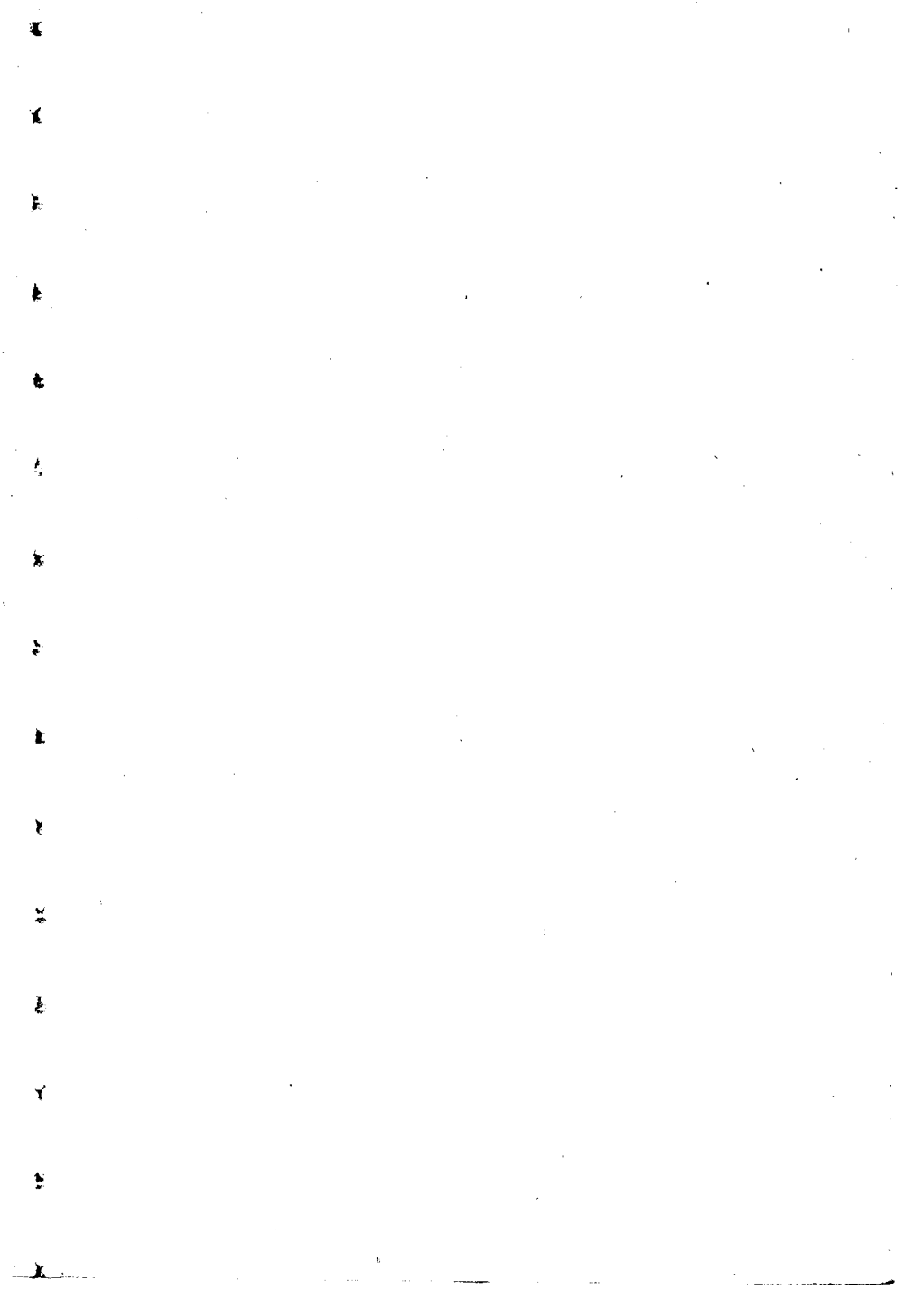
Arapon

John Christopher to his friends in China

Je ne connais ni Europe, ni Asie.
Je ne connais que deux races au monde : —
celle des âmes qui montent, — celle des âmes
qui tombent.
D'un côté, l'élan passionné, ardent, l'âme,
impétueuse, des hommes vers la lumière, — l'oubli
luminé : la science, la beauté, l'âme des
hommes, le progrès commun.
De l'autre, les forces oppressives :
les ténèbres, l'ignorance, l'oppression, les préjugés
fanatiques, la brutalité.
Je suis avec les premiers. D'où
qu'ils soient, les sont mes amis, mes alliés.
Mes frères. Il y a partout une humanité libre. Les
grands peuples sont ses provinces. Et le bien
de tous est le bien Soleil.
Romain Rolland
Janvier 1925

約翰·克利斯朵夫給他
在中國的弟兄們的文告
(羅曼·羅蘭手跡)

論約翰·克利斯朵夫



一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再評價

我還不到十六歲，有一個老處女（她當時祇有三十五歲，我就把她喊做老處女了），對我多麼興奮的講起約翰·克利斯朵夫，使我起先想像這個主角一定是她所鍾情的一個歌手。這個老處女是我母親的朋友，她有一隻不能再長的鼻子，有一種潤溼的皮膚，有一束世界上最難看的高聳起來的金黃色頭髮，頸上圍着一條白緞帶子。我不知道她愛好文學。她上我們家的時候使我厭煩透了。她的推薦是不高明的，假如她沒有說過：「世人分成了兩個部份：分爲愛羅蘭的人和恨羅蘭的人……」的話，我也不會想到去看那部小說。我很想知道我是和哪一部份的人站在一起的。

可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要把這些書都買回來，就得花上三十多個法郎！我認爲向那個老處女借錢是一件丟臉的事情；她因此會發覺我多少有點看重她所說的話！怎麼辦呢？我的母親是奈義大街（靠近邁育門）一個借書處的長期讀者。她有時帶幾本書回來

給我看。我花了一個月功夫，慫恿她把約翰·克利斯朵夫給我一卷一卷地借回來，可是不讓她曉得我想看這部小說。我的目的終於達到了。

我一口氣或差不多一口氣讀完了這部小說的最初四卷，心裏感到有點失望：這個德國青年音樂家對我有甚麼關係呢？我沒有覺到自己已經入了它的彀中。讀到『節場』，我纔注意到這部小說的重要性，就在於它對我講到巴黎的地方；我當時正在中學唸書，巴黎對於當時的我，和對於那個生長在萊茵河畔的旅客是一樣陌生，一樣新奇的。我把這部小說全部讀完以後，（初讀『安多納德』時，我感到無聊，）又從主角一生的後半段看到前半段，把這部小說一卷一卷地再讀一遍，主角一生給我的印象和初讀這部小說時顯得完全兩樣。現在突然使我感動的正是那個從前使我無動於中的地方，就是說他在德國渡過的少年時代，他的童年時代，他的孩提時代。『燃燒的荊棘』和『復旦』，其實給過我一種孩子們所感到的興奮，他們喜歡看成年人生活，自己卻不讓人看見。但是這件事情與我無關。不過想理解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童年，我就要和小說慣常的程序剛剛相反，我得首先要注意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晚年。正如我覺得小說家往往顛倒過來，把主人公的童年講給你聽，使你理解他的成人時代。我也得把克利斯朵夫的旅行，在地理上說，倒過來走：從

法國出發，使我對於德國感到興趣。

我們當時是一九一三年，而我也像許多人一樣，覺得在這個年頭接觸到一種對我生死攸關的東西。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歷史很快就把它告訴我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這個稀有的文學上的現象在獲得了一種不僅我母親的女朋友們和中學生們感覺到的榮譽之後，還充分地值得我們的思索麼？我們會否好好思想過這個怪物——就是說，夾在一堆定價三個半法郎，實價三個法郎的小說中間的這個篇幅浩大的故事——的意義麼？這部小說不動聲色地否定了當時流行的小說：當時，就是保爾·布爾日^①和畢哀爾·羅遜^②的時代，也是在從巴雷斯^③到保爾·亞當^④中經馬賽爾·斯華勃^⑤的小說裏面所見到的「美文」(l'écriture artiste)的時代。這些作家最好的和最壞

① Paul Bourget 法國當代小說家（一八五二—一九三五年）。

② Pierre Loti 法國當代小說家（一八五零—一九二三年）。

③ Maurice Barres 法國當代小說家兼政治家（一八六二—一九二三年）。

④ Paul Adam 法國當代小說家（一八六二—一九二零年）。

⑤ Marcel Schwob 法國當代散文家兼小說家（一八六七—一九零五年）。

的作品創造了一些條件，創造了一些時尙，可能使約翰·克利斯朵夫成爲一部讀不下去的小說。比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決心地和當時的潮流相反的作品是再沒有的。

根據作者的話，他雖然在一八九零年春天，在羅馬的法國考古學院^①，才想到寫這本書，但是若干草稿卻早在一八八八年當他還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②念書的時候就已經想好了；不過他在一九零一年才動筆寫約翰·克利斯朵夫。羅蘭當時有三十五歲。第一卷小說在一九零四年出版，最末一卷在一九一二年出版。因此這是一部成熟時期的作品，雖然這部作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作者的青年時代。從三十五歲到四十六歲，羅曼·羅蘭絞盡腦汁去寫這部巨構。他本人也不知道他已經投入了這個巨變的中心。在一八九零年左

① Ecole française archéologique à Rome, 專爲研究意大利紀念物及圖書館而設，凡高等師範學院，古典學院 (E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高等研究院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的畢業生，經院長及教授指派，都可以請求爲候補研究生。期限一年，但可以請求延長一年。羅蘭在羅馬住了兩年 (一八八九—一八九一年)。

②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rue d'Ulm, à Paris 造就高等和中等教育各種師資，凡十八至二十四歲的文科或理科學士都可以應考。修業期限三年。羅蘭於一八八六年秋天入學，一八八九年秋天畢業，會考及格。

右，選擇一部小說的主角會使他走上怎樣一條道路呢？這個有悲多汶的外貌，並且從一個小城市（還有有一個大公爵統治着這個小城市，甚至在德國已經成為帝國以後還繼續統治得這麼長久，使德國不能夠成為一個現代國家）走到國外去的年青德國人，羅蘭將要以他作為出發點，去再發見世界，去重建世界的年青德國人，把羅蘭領到他的時代的悲劇裏面，領到那行將爆發的衝突的焦點去，但是羅蘭對於這件事情卻一點都不知道。

而這個在羅馬所作的選擇，這種沒有實實在在從事寫作的十年的夢想，在二十五年之前就注定了羅蘭要做在混亂之上^①的作者，我覺得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相當明確地注意到這點，注意到這件事情的使人惶惑的地方，注意到這件事情的值得深長思慮的地方。

我們因此不能不想到這段奇異的姻緣，它把羅蘭和貝基^②兩個人的文學上的遭遇結

① *Au-dessus de la mêlée* 羅蘭在第一次歐戰時的反戰論文集。初版僅載有兩篇文章，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售書收入捐作國際戰俘救濟會的經費。在混亂之上的定本在一九一五年出版。

② *Charles Péguy* 法國當代愛國詩人和散文家，一八七三年生，一九一四年歐戰中陣亡。一八九五年起，他就是羅蘭在高等師範學院執教時的學生。師生的關係不久變成密切的友誼。貝基在一九零零年創辦「半月文叢」(*Cahiers de la quinzaine*)，羅蘭早期的作品構成這個刊物的主要部份。羅蘭最後的著作就是兩基特 (*Deux poètes*, 1948)。

合起來，使約翰·克利斯朵夫成爲「半月文叢」的基本作品。貝基必須在使幻想破滅的第一次世界戰爭中死去，使他的死亡不再顯出一件偶然的事情，貝基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戰爭中，在被佔領的法國裏面，才充分顯出它的意義，而羅曼·羅蘭的高壽也是在被佔領的法國裏面結束的。當時這兩種往日彼此對立的思想會合起來，羅蘭和貝基肩並肩地在這個偉大的民族彩圖裏面互相輝映，注釋家對着這個彩圖無法解釋，但是法國人民卻在這個彩圖裏面重新發見了自己……

我剛纔在這裏祇想講到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們不能够用幾句話把它講完。在這個作品重版新出的時候，它裏面有什麼東西是活的？在今天看來它的哪些部份，或許是落伍了的，或許是死亡了的？它還能够適應當代的感受性嗎？一個與這個世紀初葉的讀者比較起來，是在這麼新的條件之下教育出來的年青的人，例如一個被流放的人，或是在一九三四年互相攻訐^①的人的兒子，或是一個喜歡看書，並且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工人，或是一個一九四九年的礦工，總而言之，即是這個廣大的新讀者羣，他們對於一個六十年前巴

① 一九三四年春，法國政局在斯大威斯基案之後，非常動盪，左右翼黨派時常發生衝突。

黎高等師範學院學生所寫的作品會有什麼感想呢？當我手裏執着這本小說，很費勁地將我在十六歲初讀這部小說時的回憶，和我現在重讀這部小說時的感觸分開，當一些像女妖怪一樣從前包圍着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搖籃的那些威脅重新出現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主要地就是上面的那些問題……

因此，就在全世界人民把陰謀實現和平的人^①派到巴黎來^②的時候，就在祕密武器被人擦得雪亮的時候，我要爲你們重讀這部用聖經紙印出來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有幾分像往日人們在愛尼乙特^③裏面，找尋命運的預言一樣……

① 當時法國反動政府誣指這些和平的擁護者爲陰謀顛覆政府的人，所以作者故意稱他們爲陰謀實現和平的人。

② 作者執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正在巴黎舉行。

③ Enside 拉丁大詩人魏琪爾（Virgile）的著名的史詩。

二 心的勝利

『爽直地說話！不加塗抹不加修飾地說話！爲了被人理解而說話！不是被一羣細緻的人理解！而是被千千萬萬人理解，被純樸的人理解，被貧賤的人理解。而且永遠不要害怕過於被人理解！沒有陰影和沒有遮掩，明白而堅定，必要時笨拙地說話！這有什麼關係呢，假如因爲你和土地的關係比較密切些！而假如爲了使你的思想更深入，需要重述相同的說話，你就重述吧，你就深入吧，不要找尋別的字句！不要讓一個字被人聽漏了！你必須使你說的話成爲行動！』

這是在『半月文叢』的時代，羅曼·羅蘭所信守的原則，也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著者所遵奉的原則。在最近發表的致瑪爾惠達·封·梅森堡的一封信裏面，他這樣描述（一九零二年九月十三日）那部剛剛開始寫的小說：

『我的小說是一個人的一生——從誕生到死亡——的歷史。我的主角是一個德

國大音樂家，他爲環境所迫，從十六歲到十八歲起，就需要在德國國外，在巴黎，在意大利，在瑞士……等地生活。故事發生的地點是今日的歐洲。我的主角的氣質可不是我的氣質，我祇把我的理解力借了給他罷了；我本人的個性將散佈在別的次要人物身上。但是，一句話說完，這個主角是生活在今日的世界裏面的悲多汶。（我要寫的不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外在環境與悲多汶的外在環境之間的一種類似，或是一種

① Malwida von Meysenbur 小姐一八一六年誕生於德國嘉色爾（Kassel），羅蘭二十一歲在羅馬遇到她的時候，她已經七十二歲了。她早年因爲思想前進脫離了家庭，在漢堡共產黨人辦的一個教育學院作事，曾創辦並主持一個根據理性論的原則的學校，直到一八五二年被漢堡警察干涉和驅逐，乃逃亡英國。她靠授課和翻譯維持生活。在倫敦結識了許多歐洲逃到英國的進步人物如馬志尼（Mazzini）、赫爾岑……等人。一八八二年，卜居意大利。在羅馬結交瓦格納、里斯特、加里波的尼采、易卜生……等人。從一八八九年年末，羅蘭住在羅馬時，作了她的客廳的最殷勤的客人。羅蘭在道德上受梅森堡女士的影響很大。他在給保爾·賽匹（Paul Seppia）的一封信裏面曾講到這種影響：「經歷過多少貧苦、憂愁、卑鄙的行爲之後，由於她的淨化的、安祥的、清明的、永遠年青的心靈放射出來的光輝，她給我一種影響，也如給別的人一樣。」從一八九一年起，直到一九零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梅森堡女士安然逝世之日，羅蘭和她每個星期都有通信，她的信把「老人給青年的祝福」帶給她的青年友人。羅蘭給梅森堡的通信選集在今春發表，這裏所引的信見原書三一二頁。

體格上的相像，而是一種精神上的相像。這是以一個主角的心作為中心所看見的世界……」

羅曼·羅蘭，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引言中，認為必須從他的與他那本偉大的小說最初數卷同時執筆的悲多汶傳裏面，借用他給「英雄」所下的定義。他寫道：

「我不願意把這個名義用在那些用思想或用力量獲得勝利的人身上。我祇稱那些心胸偉大的人為英雄。讓我們把這個字用得更廣一點吧！「心胸」不僅是感受性的區域；我的意思說「心胸」不僅是內心生活的廣大王國。有「心胸」，而且依賴這些原始力量的英雄，是能夠制勝無數的敵人的……」

沒有疑問，約翰·克利斯朵夫首先把悲多汶作為他的模型，把這個符合羅蘭給英雄所下的定義，羅蘭一生研究他的悲多汶作為模型。不過在一九零八年，在當代音樂家裏